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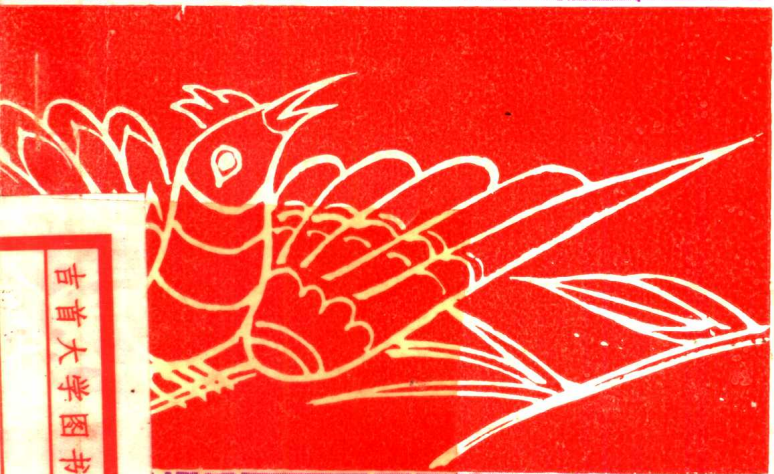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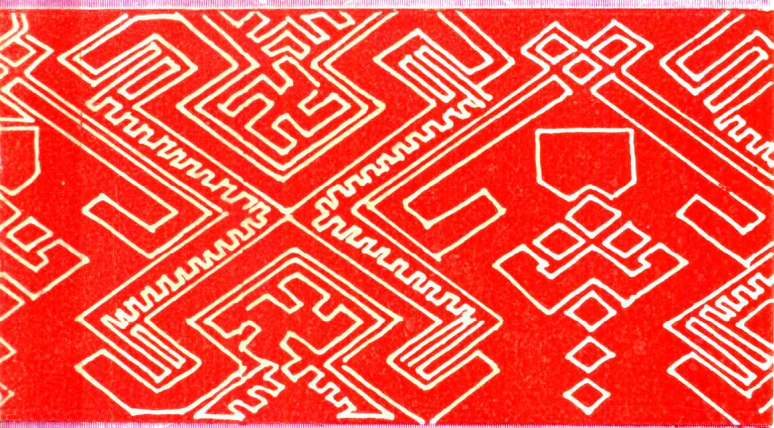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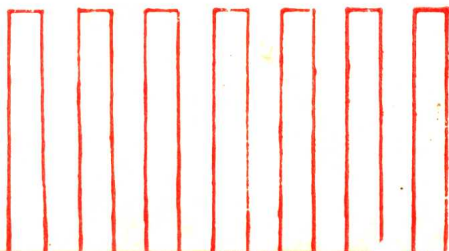
湘西民间文学艺术精

第四集

民间叙事诗



1980



吉首大学图书馆

湘西民间文学资料

湘西民间 文学资料



第四集

民间叙事诗



文艺文
文文文



A0559063

险金 贵自刺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群众艺术馆编印

1001/145/07

目 次

试 鞋 配.....	龙青山 文庭芝整理 龙青山搜集 (1)
雉公与雉母 (外一首)	石宗仁搜集翻译 文彦整理 (9)
土家族摆手歌.....	彭勃 彭继宽搜集 彭勃整理 (29)
板东辰的故事.....	龙文玉翻译 杨昌鑫整理 (41)
鸡 血 衣.....	江南岸 翅膀搜集整理 (47)
说 火 把.....	龙炳文 翻译整理 (55)
吴天半造反歌.....	唐凤友译讲 向农记录整理 (59)
苗族喜庆歌.....	杨玉花搜集 侯自佳整理 (71)
鸳 鸯 调.....	伍秉纯 搜集整理 (79)
金 花 阿 雅.....	向元文 搜集整理 (83)
姜 女 下 池.....	金克剑 搜集整理 (91)
吴 幺 姑.....	彭林绪 何丽佳 搜集整理 (97)
丽 丽 莎.....	夏天 李培英 岳立功 搜集整理 (101)



试 鞋 配

(苗族民间叙事长诗)

苗族 龙青山 文庭芝搜集 龙青山整理

苗山村落接村落
苗寨屋角盖屋角
苗家山歌汇成河
句句唱的《试鞋歌》

(一) 一棵树上开的花

苗家有户穷人家
木屋修在山脚下
家里没有男孩子
只有两个女娃娃

大姐名叫龙仰芭
五官不正脸又麻
二妹她叫龙仰兰
身材匀称貌如花

一棵树儿开的花
一根藤儿结的瓜
花儿有红又有白
瓜儿有小又有大

龙仰兰和龙仰芭
好比藤瓜和树花
虽是同父共母生
处世为人相差

一天爹娘行亲去

将她二人留在家
临行又将话叮嘱
好好守屋不用怕

“竹筒各人拿两个
纺车各人给一架
你们在家勤纺线
不要出门去玩耍
若是想念爹和妈
哭出眼泪要留下
竹筒要比眼泪多
竹篮要比线和纱。”

爹娘动身离了家
仰兰牢记爹娘话
天天在家勤纺线
一步也不出门耍

仰兰想念爹和妈
一天在家哭哇哇
眼泪颗颗盛竹筒
点点滴滴不糟踏

仰芭不听爹娘话
天天出外去玩耍
秋千架下荡起劲

日落西山不归家

仰芭不挂爹和妈
一天到晚乐哈哈
竹筒没有一颗泪
竹篮也无一根纱

仰兰思亲泪如麻
满满竹筒装不下
仰兰纱线纺得多
竹篮匝得紧打打

日子过了两个八
爹娘行亲转回家
仰芭听到娘叫门
心里着实急又怕

她叫妹妹去开门
自己一旁来躲下
乘机偷换眼泪水
又偷妹的线和纱

仰兰去把门闩拉
笑迎爹娘回到家
大姐玩的鬼把戏
丝毫半点不觉察

树上乌鸦叫呵呵
梁上麻雀吵喳喳
乌鸦声声不间断
看到屋里出事啦

爹娘进屋不坐下
进门就去检查纱
两个竹篮比一比
二老心里清楚啦

大姐纺得多又好
二妹纺得少又差
爹娘这时恨仰兰
二老此刻爱仰芭

看过棉纱看竹筒
满满两筒不相差
二老伸出舌头试
只怕她们弄得假

仰芭筒里是泪水
舌头舐着苦麻麻
仰兰筒里装清水
舌头一试淡寡寡

阿娘肚内冒起火
阿爸也把脾气发
二老更加恨仰兰
爹娘更加爱仰芭

仰兰不知其中鬼
为何眼泪滚下来
仰芭整天不纺车
为啥竹篮也有纱

仰兰心含黄连苦
黑白是非难辨下
只有忍泪吞声哭
听天由命莫管它

(二) 天上排云变了天

天上星星鬼眼眨
草里虫儿话语答
风吹绿竹响唧唧
夜鸦横空叫呵呵

月儿弯弯往西下
爹娘商量一夜话
“仰兰情薄一张纸
在家不把爹娘挂

不孝女子不中用
白白将她来养大
不如趁早把她丢
免得粮食被糟蹋！”

蜂桶里面起绵虫
蜂子酿蜜枉费劳
行船也常遭颠簸
哪能常坐顺水船

苗山苗水百花鲜
蜜蜂蝴蝶上下穿
苗岭苗坡百果熟
松鼠猿猴上下缠

天上排云变了天
千山万水尽愁颜
老龙要把仰兰丢
假说带她出去玩

仰兰久未出门玩
当然一听就喜欢
毫不犹豫随爹走
一步一步上高山

翻了一山又一山
过了一湾又一湾

看到了荒凉地
爹爹就把话来盘

“叫声女儿快拢边
为父有话对你言
此处儿可曾到过
快给为父说周全。”

仰兰对爹吐实言
“女儿挑葱山坡前
芭茅岩坳盘山路
一年要走好几遍。”

盘山空绕这条岭
拖起仰兰往前撵
翻了一坡又一坡
不觉来到青草原

仰兰笑着对父言
“小溪傍着青草原
女儿挥鞭守黄牛
条条道路记得全！”

蜘蛛挽丝拖得长
父女来到峡谷边
仰兰打柴路途熟
千年老林遮蔽天

蜘蛛挽丝拖得密
眼前横挡一流泉
陌生地方陌生样
仰兰举步不向前

蜘蛛挽丝挽得紧
父逼女儿吐真言
“捞虾不曾到此水
打柴也未到此山

但看树木高接天
但观潭水深似渊

山穷水尽可有路
女儿实在不了然！”

爹爹听了笑开言
“为父此刻口太干
女儿你去打水来
竹筒打满才许返！”

仰兰行事孝在先
哪能不听父亲言
老父口渴她心焦
欢欢喜喜听差遣

竹筒挂在嫩手腕
仰兰快步下河边
舀了半天舀不满
舀得仰兰心厌烦

一只鸟儿开口言
猛然提醒梦中人
“竹筒通个漏水眼
快用叶塞用泥裱！”

绿叶塞眼黄泥裱
一舀就是一筒满
满筒清水往回端
到边不见父亲面

仰兰心急如油煎
满山遍野喊阿爸
叫破喉咙无人应
唯有河水流潺潺

(三) 水深自有渡船人

远看白云在天边
近观绿水在眼前
绿水深深不可测
白云高高不可攀

莽莽老林宽无边
弯弯河水尽盘旋
举目不识归家路
停脚不见人间烟

山又高来路又险
阴风嗖嗖虎狼啸
可怜仰兰弱女仔
一路呼地叫苍天

晚霞艳艳缕天边
夕阳沉沉落西山
黄昏雀儿栖树端
蝴蝶不在花中穿

仰兰跟河下急滩
走了一弯又一弯
脚跛腿软行不动
倒在河边独自眠

月儿悄悄往西落
仰兰哪曾把眼合
肚子饿得咕咕叫
肝肠痛得如刀割

人生岂无家庭破
蹊蹊只数她一个
天涯海角无归处
凄凄悄悄无底末

天上乌云朵连朵
树上洋桃颗叠颗
竹园马鞭连成块
仰兰眼泪结成它

伤心事儿压心窝
绞肝断肠万刀割
清晨溪边洗个脸
溪流不及泪流多

苍茫大地老天呵
为何仰兰受折磨
二妹本是行孝女
颠倒黑白可奈何

一轮红日出山窝
天上飞来一只雀
头上转了两三转
串串眼泪双抛落

狂风暴雨两交加
可怜苗乡一枝花
平白无辜被糟踏
不平雀儿叫咯咯

“咯咯咯来咯咯咯
你把虾子捞送我
我的肚子吃饱了
引你回去见家婆！”

雀儿真是好心窝
仰兰听了心里乐
奋不顾身跳下水
双手去把鱼虾捉

溪里鱼虾多又多
一手就是两三个
好心雀儿快来吃
吃饱引她见家婆

乖乖雀儿叫喳喳
落在岩板啄鱼虾
水深自有渡船人
雀儿引路过山崖

淘气雀儿叫喳喳
它跟仰兰逗玩耍
它说我飞斜坡上
你也要走山坡斜

日落西山显彩霞
雀儿不再逗玩耍
带着仰兰赶紧走
打直飞往外婆家

(四) 凤鸟飞进绿竹藏

外婆今年九十八
年高力壮自当家
谁个勤快她就爱
谁个好懒她就打

仰兰是个好女娃
每次来到外婆家
不是打柴就洗衣
不是纺线就捞虾

仰芭是个丑女娃
每次来到外婆家
不是踢鸡就藏猫
不是睡觉就玩耍

仰兰仰芭二女娃
每次同到外婆家
外婆爱的是仰兰
外婆厌的是仰芭

晚霞朵朵映山岗
满山遍野放红光
清风徐徐上柳枝
田野阵阵送花香

日落黄昏月儿弯
村前村后夜色茫
庄稼人儿荷锄归
一步一步下山岗

雀儿叽叽栖树端
虫儿嗡嗡草里藏

牧童归来横牛背
短笛吹来没有腔

外婆靠门乘晚凉
愁眉苦脸摇懒扇
眼前突见外孙女
不由心中一阵酸

家婆叫声小心肝
“想你我眼泪汪汪
你的事情我知道
乖乖女儿受冤枉

萝卜酸菜一锅汤
难辨辣来难辨酸
你的爹娘真昏庸
颠倒黑白不该当!”

天上星星亮晃晃
草里虫儿叫嚷嚷
仰兰哭声盖虫声
泪花颗颗赛星光

娇艳鲜花被摧残
晶莹白玉暗无光
骨肉忍心抛荒野
爹娘做事丧天良

摸几摸那嫩脸巴
喊几声我乖宝娃
“你莫哭来你放心
家婆茅屋是你家!”

凤鸟飞进绿竹藏
蛟龙游下深水潭
仰兰回到外婆家
花自回艳玉生香

(五) 水上鸳鸯两相寻

六月阳光晒荒郊
苗山苗水百花娇
千红万紫花争艳
仰兰比花更妖娆

仰兰体态最苗条
杏眼桃腮柳眉毛
人们道是七仙女
疑是嫦娥下九霄

云鬓花颜金步摇
苗山苗水度春晓
五十八寨人赞赏
黛帕仰兰最窈窕

仰兰下河去洗澡
清清河水平齐腰
谁人喝了下河水
不害相思也害癆

百种鸟几百样声
画眉叫的最好听
百种工艺百人做
仰兰做得最细精

仰兰手艺最专精
飞针走线爱煞人
红缎花鞋绣鸳鸯
游龙戏凤赛丹青

天青万里净烟尘
仰兰下河洗罗裙
鱼儿见了涌上岸
杨柳展枝逗黄莺

仰兰蹲在柳树荫
轻轻用手洗罗裙
河水沾湿绣花鞋
回家晒在篱笆顶

鸡儿鸭儿乱纷纷
空中飞来一只鹰
远见花鞋疑是鸡
叨去一只上天云

老鹰飞到冬勒村
它将花鞋往下扔
下方正是打猎场
场上有个好后生

巴国就是后生名
结实英俊又聪明
骑马射箭武艺好
能歌又能做阳春

英雄不怕荆棘深
猎手不怕虎狼群
人人都把巴国夸
美名传出冬勒村

出门不等鸡啼声
放工要到月当顶
巴国本是铁打汉
哪管日出日落岭

他把花鞋拾在身
又是欢喜又操心
喜的此女针线好
愁的不得配成婚

巴国年纪二十整
青春少年未成婚
思恋巧手绣鞋妹
魂魄缥缈不在身

越想起来越操心
越梦起来越难醒
决意去找绣鞋妹
诚心向她去求婚

早戴月亮晚披星
巴国携鞋去打听
朵朵鲜花迎他笑
三更惊动太阳升

走了一村又一村
村村不见意中人
他拿花鞋到处试
没有一只配得成

巴国暗自发誓盟
不见情人不偷生
慢步低头想主意
猛然心里亮晶晶

苗乡传来一新闻
冬勒有个好后生
约在“赶秋”集会里
欢迎黛帕去相亲

巴国是个好后生
打猎捕鱼做阳春
巴国上山百鸟追
巴国下水众鱼跟

家婆听了这新闻
及时想到女外孙
可怜仰兰这妹子
有家难归真急人

家婆心里暗思忖
巴国名声我也闻
仰兰得他成婚配
倒是一桩美事情

牡丹旁边栽芙蓉
锦鸡凤凰两相称
家婆催着外孙女
快去“赶秋”好相亲

蚕儿网丝在肚中
仰兰思郎不露风
干田螺蛳口难开
相亲实在难应承

天上鹧子赶岩鹰
水上鸳鸯两相寻
仰兰早慕巴国名
仰兰爱上冬勒村

(六) 天上乌云赶红云

“赶秋”喜讯传遍村
各寨女子喜在心
梳妆打扮如仙子
个个争着去相亲

“赶秋”日子到来临
仰兰穿上花衣裙
项圈手镯亮晃晃
俨然仙女下凡尘

高山高岭木叶青
哥吹木叶妹配音
仰兰今日上冬勒
山山水水笑相迎

仰兰要上冬勒村
家婆一时不放心
反复又把规矩教
件件叮嘱记得清

“遇上白水洗面门
遇上黑水洗发顶
狗屎堆里敛裙过
活麻草中放裙行

仰兰动身上路程
家婆仍是不放心

观音庙里去许愿
求她保佑女外孙

天上乌云压滚滚
村前村后黑沉沉
仰芭也来外婆家
她是要借花罗裙

她本怕上家婆门
因为家婆鼓眼睛
为了相亲去“赶秋”
只好鼓气来串亲

家婆见到仰芭孙
心里一阵不高兴
打量仰芭这懒货
难道她也去相亲

龙配龙来凤配凤
哪有毛虫配蛟龙
家婆懒得张仰芭
只说罗裙无现成

仰芭开口笑盈盈
“求求家婆快开恩
假若仰芭相中了
家婆脸上也耀荣！”

家婆听了气难忍
只好对她道原根
“平日里不做工夫
哪有衣裳借懒人

仰芭你本坏良心
在家不做好事情
偷换仰兰眼泪水
还把纱线偷几捆

你的天良已丧尽

脸笑肚里藏刀刃
如果不看你娘面
定要将你赶出门！”

句句话儿硬嘞嘞
好似冬天怀抱冰
罗裙首饰借不到
“赶秋”规矩要问清

家婆不言不作声
低头细想三五分
猛然抬头对她讲
“乖乖你可要记清

路过白水洗发顶
路过黑水洗面门
活麻草中敛裙过
狗屎堆里放裙行。”

仰芭领了家婆情
欢欢喜喜回家门
生怕“赶秋”错过了
慌脚乱手理罗裙

仰芭扭身出大门
罗裙盖过脚后跟
猪屎狗屎连路扫
一身臭气真难闻

急急忙忙赶路程
一条白水往前横
仰芭记着家婆话
头发洗得白如银

三脚并作两步行
一条黑水往前冲
黑水洗脸记得清
洗得脸巴黑沉沉

前面就是活麻坪
活麻草长齐腰深
罗裙敛起草中过
脚杆划破血淋淋

仰芭放下臭罗裙
脚痛难忍也要奔
“赶秋”规矩不可犯
冲撞巴国婚不成

再说仰兰上路程
家婆嘱咐记心中
屎尿堆中敛裙过
活麻草中放裙行

黑水白水往前横
仰兰梳妆理云鬓
黑水洗发黑如墨
白水洗脸白如银

走了一程又一程
仰兰快进冬勒村
村头岔路两三根
雀儿引路走当中

冬勒村来冬勒村
好似一座大花厅
朵朵鲜花斗艳开
个个美女玉娉婷

百鸟争春百鸟鸣
百草争春百草青
百花争春百花艳
百个姑娘争相亲

姑娘争相好郎君
仰兰早自战兢兢
“世上乖姐万万千
谁都比我强万分！”

低头徘徊冬勒村
停步不敢往前行
雀儿一旁来鼓气
“姑娘不要冷了心

满天星子月独明
满园鸡子鹤超群
苗乡乖女千千万
数你第一勾人魂！”

仰兰鼓气往前行
说来这事也奇闻
人海让出一条路
个个心里暗自评

“这位姑娘赛仙人
有她不再有我们
我们何苦挤进去
不如让她往前行。”

天上乌云赶红云
仰芭追赶到人群
人们也给她让路
因她身上臭难闻

众人见她这人品
个个心里暗吃惊
“哪里钻出这丑货
难道也是来相亲？”

她的头发白皑皑
她的面庞黑沉沉
一身臭气冲破天
一双脚杆血淋淋

仰芭自丑不自明
以为自己赛女神
一股子劲往里钻
引得众人笑弯身

(七) 鸳鸯成对鞋成双

花鼓 响得匀
苗歌 传妙音
姑娘婀娜舞接龙
(苗族舞蹈：接龙舞)
秋场一片欢乐情

秋场上面架秋千
秋千团团转天云
一边坐姐一边郎
好象神仙在天庭

秋千团团转天云
巴国骑马立人群
眼睛随着秋千转
花鞋不见脚上穿

一轮红日照当顶
巴国大事挂在心
红绣花鞋举在手
惊动秋场万人蓬

“各位姑娘请安静
巴国有话先说明
谁人一生勤劳动
合上花鞋我配婚。”

不等巴国话落音
仰芭迎去将鞋争
“花鞋仰芭合得上
你快和我配婚姻！”

仰芭是个懒鬼精
丑名传到冬勒村
巴国早就讨厌她
如今见了更恶心

巴国一见这光景

吓得头发往上伸
鞋子勉强让她试
心里暗暗祷神明

“但愿苍天暗护荫
巴国不爱懒鬼精
花鞋愿她合不上
免得让她误终身！”

仰芭穿鞋穿不进
一手搭在马背身
马也讨厌这丑货
一脚踢她啃泥尘

仰芭还是不甘心
爬起又拉鞋后跟
拉呀拉呀死力拉
拉死莫想进半分

巴国这才放下心
他笑仰芭太癫疯
“凭你这副百丑相
蛤蟆才要你配婚！”

仰芭丢脸又丢情
旁边又起讥笑声
左思右想无站处
只得悄悄溜回程

众星拱围北斗星
葵花朵朵向日倾
巴国前后尽姑娘
个个都是来相亲

相亲美女一群群
花鞋谁穿也不行
有的差得两三尺
有的差个脚后跟

天上日头向西倾
寨边大树已倒荫
仰兰看人试花鞋
再也不能压住心
仰兰微笑启朱唇
低头羞对巴国云
“花鞋除了仰兰脚
谁人莫想穿得进
仰兰勤快好名声
人人见她都倾心
仰兰上山百雁落
仰兰下水众鱼沉
人说仰兰不是人
该是仙女下凡尘
五十八寨后生子
(古文县有五十八寨苗族居住)
个个都被她勾魂
翠黛弯眉这山青
杏脸桃腮衬朱唇
身材匀称又苗条
青丝云鬓浓如云
红绣花鞋配罗裙
玉簪金钗两鬓分
耀眼耳环耳垂挂
银链玉镯配上身
苗乡有此裙钗女
疑是仙女下凡尘
蜜蜂蝴蝶身边过
错当花丛来采粉
巴国见她这人品
心里早就甜津津
若得与她成婚配
粗茶淡饭也甘心
天上红云盖紫云
地上石子滚泥尘
河里鱼儿追白酥

冬勒巴国恋情人
村上喜鹊喳喳鸣
不由巴国喜在心
愿她花鞋能合上
才好和她配成亲
巴国开口问缘因
“姑娘你请说明
怎知花鞋你合上
为啥别人穿不进？”
“花鞋原是我做成
自己的脚作尺寸
还有一只在我手
你看不差半毫分！”
巴国见鞋见真情
喜在眉头笑在心
这回寻得鸳鸯鞋
倾肠倒肚诉原根
“那天飞来一只鹰
它把花鞋往下扔
花鞋拾得到我手
苦我夜夜梦不成
好只花鞋好手艺
紧针密线细细连
红丝绿线绣鸳鸯
还有一只在哪边
想你我心乱纷纷
神魂颠倒错时辰
旁人为我齐着急
三番五次劝招魂
度日如同度年春
捱夜胜似捱三冬
常道闲愁经得住
唯有心病无药诊
今日幸会你来临
我的心病一时轻

但得鸳鸯配成对
永生永世不离分！”

丝帕遮脸羞在心
早想冬勒好后生
如今一见更钟情
仰兰心中好郎君

椿树发叶八卦形
鸭儿游水八字分
八八总归六十四
情人终究配成亲

瓜儿果儿一根藤
花儿叶儿一根茎
瓜果花叶一棵树
仰兰巴国一条心

一对黄莺柳头鸣
一行白鹭上天云
鸳鸯成对鞋成双
一对情人喜相逢

一架葡萄藤绞藤
一园绿竹根连根
龙仰兰配石巴国
欢欢喜喜结成亲

花鼓 擂三通
姑娘后生起歌声
祝福仰兰和巴国
一生相爱敬如宾

尾 音

年年“赶秋”冬勒村
秋场苗歌动人心
声声唱的《试鞋配》
年年五载传到今

讲述：龙光玉（苗族）

流传地区：古文、保靖等县

关于苗族民间长诗《侬公与侬母》的情况简介

一九八一年中国史学界在史学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的成果。发表了“关于中华民族发祥地的新看法”的文章。作者根据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指出:长江中下游与黄河中上游,同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长江中下游的自然条件,远比黄河中上游更适宜于古代人类的繁衍生息。所以说,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是三个集团共同创造的。即黄河中上游的华夏集团,东部沿海的东夷集团,长江中下游的苗蛮集团。苗蛮集团的活动中心,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大部。这些科学的论述,都是以我国地下文物的发掘——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为依据的。苗族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个苗蛮集团的主体。

我国的苗族,是古代三苗的后裔。古代记载苗族的史籍很多。如《史记》:“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按:即今洞庭湖、鄱阳湖)。《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韩非子》所记:“三苗之不服者,衡山在南,岷江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尚书地理今释》:“三苗今湖广武昌、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也。”《史记正义》云:“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湖南《永定县志·奏疏》载:“疏言岳州府属辽阔,中隔洞庭,石门、慈利,俱系苗疆。”又如《湖南通志·武备四·苗防一》一九三四年版第1872页,引《续文献通考》:“苗,古三苗之裔也。自长沙、沅、辰以南,尽夜郎之境多有之……”沅指沅水流域,辰指辰水流域。古代官吏记载史实的《尚书》、《春秋》、《战国策》、《左传》、《资治通鉴》、正史中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后汉书》等二十五史,以及《华阳国志》、《山海经》、《水经注》、《荆南苗俗记》、《楚苗志》等等,都有关于苗族的记载,大都记载苗族活动在我国中部长江中游地区。

长诗《侬公与侬母》,流传在湖南苗族人民中间,以生动的画卷和明确的地理范围,印记和佐证了上述的考证、典籍记载与论述,共同说明古老的苗民族,与汉民族和其他各民族,在开发伟大祖国、创造中华民族古代文明所作出的贡献。

《侬公与侬母》,是苗族民间一部反映人类洪荒时期的斗争活动的长诗。要特别指出的是:苗族民间长诗《侬公与侬母》认为,姐弟成婚不是人类的始祖,而是人类遭受洪荒后的再一次繁衍,遭受洪荒的地域是洞庭湖平原,故事发生的地方是洞庭湖平原的西南部——桃源县、桃源峒(苗语“峒”,国际音标记音为toŋ⁴²,意为盆地、坪坝)。这是苗族洪荒史诗与其他民族洪荒史诗所不同的。

上面引用了许多重要的论述和许多史籍关于苗族的记载,是想向读者交待这部长诗所反映的苗民族活动在桃源县、桃源峒的历史背景,使读者不感到唐突。

长诗《侬公与侬母》又名《果索与果贝》、《都根却》、《都俏浓》,是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用国际音标记录的,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又记录副本。严格按照翻译学的“信、达、雅”三原则进行翻译的。整理仅限于剪掉糟粕、剪掉同题材异文中的相同部分。为保持原貌,便于研究,文字上尚未加工。

长诗《侬公与侬母》(又名《果索与果贝》),原文是长短句,不押韵,节奏铿锵优美。这是长诗的一大特点。

记译整理者

一九八四年二月

雉 公 与 雉 母

(苗族洪荒史诗)

苗族 石崇仁搜集翻译 文 彦整理

我们来传述远古的史诗，
我们来述诵先祖的故事；
在远古的时候，
果索^①开垦水乡边的陆地，
在久远的古代，
果贝^②生活在水乡边的地方。

果索是大滨天国的雷公，
果贝是大苑地国的酋长；
两人相好交上亲密的庚友，
俩人象亲戚一样来往。

后来果贝亡了配偶，
给他留下一女一儿；
果贝跟果索借了谷粮，
抬回家去把亡妻安葬；
借后没有粮谷来还，
借后没有东西来偿。

果索才把良田分给他种，
让果贝有谷粮给他偿还；
两人事先商议规款，
看如何来分享一年的金秋；
果索直言不讳，
果贝用了计谋；
议定分享金秋的办法在先，
果贝耕种在后。

果贝对果索直说，
果贝对果索直讲；
你拿庄稼的尾尖或是根莖？
果索回答说：
我拿尾尖你拿根莖。
果贝乐得喜上眉梢，
果索也十分欢喜。

春天耕种的季节到来，
果贝用了智谋——
他种植了满田的芋头。
秋天满田的芋头成熟，
收割的季节已经来到；
果贝请果索来分，
果索来到果贝耕种的田地，
两人要分享一年的年成。

果贝对果索笑着，
果贝对着果索直说；
耕前我俩留得有话，
种前我俩唱得有歌；
你要庄稼的尾尖我送你尾尖，

① 果索：苗语译音人名，国际音标记音为qo⁵⁴ So³⁵，为苗族古代传说雷公部落之首领，又称为雷公、雷神。

② 果贝：苗语译音人名，国际音标记音为(qo⁵⁴ Pei⁴²)，古代苗族龙图腾部落之一酋长。

庄稼的根莖归我收管，
说过的话象水不能倒流啊，
大人说话不能反口。

果索只好顺从，
果索只好依就，
果索分得满田的芋头叶，
果贝分得满田的芋头。

果索要动身回去，
果索又把话说明，
让你耕种三年，
让你耕管三春，
来年你拿庄稼的尾尖，
来年我拿庄稼的莖根。
俩人又这样议定，
俩人又如此说成。

这样啊，
来年果贝把田耕好，
果贝要种植满田的禾稻，
春天种下满田的禾苗，
秋天满田的稻谷一片黄熟，
收割季节又来到人间，
俩人要分享一年的金秋。

果贝又请果索来分，
果索又来到果贝耕种的田里，
果贝又对果索笑着，
果贝又对果索直说：
耕前我俩留得有话，
种前我俩唱得有歌，
你说你拿庄稼的莖根，
你说让我拿庄稼的尖尾；

说过的话象水不能倒流啊，
大人说话不能反悔，
果贝割去满田的稻穗，
果贝收得满田的金谷；

果索只收得满田的茎叶，
果索只收得满田的稻草。

果索心中不悦，
果索又来吩咐：
明年我拿尾尖和根莖，
明年你拿中间的茎秆。
说罢果索动身回去，
说完果索拂袖回家。

这样啊，
果贝又想着主意，
果贝又用计谋：
果贝马上把田水放干，
果贝把水田变成旱地。

来年翻耕干田种下玉米，
来年种植满地的包谷；
玉米长得象一片片竹林，
玉米载着喜人的红绿丝帽；
玉米的丝帽已经千焦；
满田的包米已经黄熟。

又到收割的季节，
又到分享金秋的日子。
果贝又去请果索来分享金秋，
果索跟他来到田地：
果贝说耕前我俩留得有话，
种前我俩唱得有歌；
你说你拿尾尖和根莖啊，
你叫我拿中间的茎秆。

果索有话也不好说，
果索有怨也不好述；
这样呀，
果贝收得满屋的包谷球球^①，
这样呀，

① 包谷球球：指结玉米的包谷棒。

果索只收得满地的叶皮根莖。

果索很不痛快，
果索又对果贝直说：
你借我的粮谷把亡妻安葬，
借了很久你还没还偿；
我只好分田让你耕种，
让你有谷粮偿还归我；
谁知我头年只分得芋叶，
二年我只分得稻草，
三年我只分得满地的茎秆。

你变了三次啊，
你变了三回，
我三年毫无收成，
来年不再让你耕种我的田地。
今天啊，
你要打酒让我喝一次，
今天啊，
你去称肉我俩同吃一餐。

果贝心中暗暗高兴，
果贝又对果索说明，
我就去称肉啊，
我就去打酒；
我食盐你不食盐，
我俩怎能同席共餐？

果索又对果贝言说，
果索又对果贝直讲：
我们把它炒成两样，
我们把它分成两份。
果贝才去称肉啊，
果贝才去打酒；
他把肥肉炒成一味，
他把瘦肉炒成一份；
果贝把瘦肉留给自己，
留给果索的，
是一味肥肉没放盐津。

果索常常爱吃青菜，
果索常常爱吃青葱；
他叫果贝去采青菜，
他叫果贝去采青葱；
果贝懒去远处采青菜，
果贝懒去远处采青葱。

他在屋边的园角啊，
采来大把的青菜；
他在屋边的园角，
采了大把的青葱；
那是鸡笼边鸡粪浇过的青菜^①，
那是鸡笼边鸡粪浇过的青葱。

果贝炒好了鲜嫩的青菜，
果贝炒好了鲜嫩的青葱；
酒饭弄成了一桌，
桌上摆好了素荤。
俩人同席来喝酒啊，
俩人同桌来共餐。

俩人食过酒肉啊，
俩人用过了酒饭；
果贝对果索哈哈大笑，
果贝对果索如实言说：
果索你说你有忌讳——
不吃鸡粪浇过的菜葱；
今天炒送你吃了啊，
你怎么吃得津津有味？

果索听了大为愤恨，
果索听后怒吼声声；
果索大骂果贝，
说要把果贝治罪；
我要干旱三月让山崩地裂，

① 苗族民间传说，雷公不吃鸡粪浇过的菜葱。湘西苗族忌讳不用鸡粪浇菜，不食鸡粪浇过的菜蔬。

我要涨齐天大水淹没大地；
我要把你雷劈两半，
我要把你烧成焦炭。

上天真的旱了两月，
大地真的旱了三月，
果贝知道事情不妙，
赶忙把铁仓装好，
铁仓装得坚固，
铁仓装得坚牢，
又剥得成堆的图恩树皮，
用光滑的树皮罩住屋顶。

果贝又用七口铁锅罩住全身，
坐在屋里让果索把他火烧雷劈。
天上忽然响起阵阵惊雷，
地上亮晃着一道道闪电，
果索的雷电砸坏了六口铁锅，
果索落到果贝的屋顶。

果索不知道果贝的屋顶，
盖着光滑的图恩树皮，
果索不明白啊，
中了果贝的谋计，
果索踩着那罩着屋顶的树皮，
从屋顶滑下屋后的深沟。

果索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果索一阵口呆目瞪，
果贝赶忙抬起头上的铁锅，
果贝赶忙向屋后跑去，
跑到果索跌倒的地方，
跑到果索跌倒的廊场，
抬起铁锅去捕捉果索，
铁锅已把果索罩得紧紧。

果贝用铁锅罩住果索，
果索实在难以逃脱，
果贝把果索关进坚固的铁仓，
叫一女一儿帮他看守。

果索落到果贝的手里，
果贝也要把他治罪。

果索平生怕盐忌讳盐津，
果贝明白他的忌讳，
果贝要用盐来把果索治理，
果贝要用盐津来把果索腌死。

果贝一再嘱咐儿女，
果贝一再交待姐弟：
果索叫你们切莫答应，
不能分他水喝，
不能分给他炭火，
我到澧州的澧津^①去啊，
我去澧津去挑盐津，
回来我们把果索治罪，
回来我们用盐把他腌死！

去了半天的时光，
过了半日的光景，
果索叫姐弟分火烧烟，
果索乞求姐弟分他火炭，
小姐弟记住果贝的叮嘱，
小姐弟记着果贝的嘱咐，
小姐弟啊，
不分他炭火，
小姐弟啊，
直向他摇头摆手。

关在仓里的果索，
整日闷闷不乐，
关在仓里的果索，
又来向姐弟乞求：
小姐弟啊，
我口渴分我一口水吃，

① 澧津：苗族传说中的苗语译音地名，用国际音标记音澧津为〔liɣ³¹ŋtɕi³³〕，澧苗语意为井泉或出水的地方，津苗语意为盐，澧津意为出盐的地方，指今澧县津市一带。

小姐弟啊，
我口干分我一口水喝；
小姐弟听了摇头不理，
姐弟异口同声没有水。

果索没讨得水啊，
非常焦急；
果索没讨得炭火，
坐不安宁；
又向姐弟讨洗锅水喝，
又向姐弟乞求洗碗水吃；
姐弟以为洗锅水是脏的，
给果索洗锅水没啥关系，
姐弟给他分了洗锅水。

过了一些时辰，
又过了一阵光景；
果索先前乞求没讨得火子，
果索又来求讨熄了的冷炭；
姐弟以为冷炭没有火啊，
没火的冷炭分给他一颗。
果索得了熄火的冷炭慢慢地吹，
果索终于吹燃了炭火。

果索讨得了水啊，
果索讨得了火；
果索要与果贝分个输赢，
果索要与果贝比个高低。
果索想起姐弟的情谊，
果索把瓜种分给姐弟；
叫姐弟俩快去种在园里，
瓜籽种下就生，
瓜籽种下就长。

果索又叫姐弟双双同去园里，
果索又叫姐弟去看分明；
看看瓜秧长了多少绿叶，
看看瓜藤牵了多长；
去看啊瓜蒂生了没有？

去看看瓜花是否开放？

姐弟不信瓜秧长得飞快，
姐弟置疑哪会牵起瓜藤；
更不相信会起瓜蒂，
更不相信就会开放瓜花。
小姐弟只好遵嘱前行，
小姐弟相跟到了园里；
俩个见状一阵惊嘘，
俩人称奇瓜秧显了神能。

小姐弟啊，
在园里转来转去，
小姐弟啊看得多么仔细；
看了瓜秧伸长的头蔓，
又看看瓜蔓的兜根。

姐弟见瓜秧长了许多绿叶，
姐弟见瓜秧牵了长藤；
俩人见藤蔓起了瓜蒂，
俩个见瓜花开得象人的笑嘴；
姐弟回家跟果索一一述说：
说瓜藤长了许多的玉叶，
说瓜蔓已经牵了长藤；
说瓜藤生起了瓜蒂，
说藤蔓上在盛开着瓜花。

又叫姐弟去看结瓜了没有？
又叫姐弟去看瓜长了多大？
姐弟相跟去看个究竟，
姐弟又去看个分明；
看见藤上结了瓜儿，
见藤下长着很大的冬瓜；
一会儿大瓜长满了灰毛，
一会儿大瓜长得有桶大。

果索又来吩咐姐弟，
果索又来叮嘱这一男一女：
你俩去摘下大瓜啊，